

明清蒙古史中的「塔布囊」詞義新探

趙琦*

摘要

明清蒙古史中，朵顏諸部首領採用的「塔布囊」(Tabun ong)稱號，賈敬顏先生認為，它是譯自漢語的「五王」，而「五王」的稱呼又源自元代的「五投下」。此說向為學界所遵從。本文依據元代波斯文、漢文、蒙文等史料，提出修正，指出「塔布囊」所表示的「五王」，譯自蒙古語的「第五子」，是指成吉思汗的第五子察罕。察罕原為西夏人，成吉思汗收養為第五子，後來成為御前千戶的千戶長。御前千戶又稱「大千戶」。入明以後，朵顏兀良哈人佔據了原大千戶的居地，襲用了「五王」(「塔布囊」)和「大千戶」(「大一千夷」)的名號。明代最早稱「塔布囊」的蒙古滿官嗔部首領火篩，他出身自徹兀台部，該部可能源自西夏。

關鍵詞：蒙古史、塔布囊、五王、五投下、朵顏部

* 內蒙古大學博士

明清蒙古史中出現的「塔布囊」，是蒙古貴族的稱號之一，多用於稱呼朵顏諸部首領。¹ 關於塔布囊一詞的音、義來源，賈敬顏先生認為是蒙古史料中的「tabun ong，即『五王』，其名，當從『五部』探馬赤得來。」明朵顏衛的封地在清代舊卓索圖盟喀喇沁三旗、土默特左旗，「而這四旗的所在地區，恰好是元代札刺兒、亦乞烈思、兀魯兀、忙兀、弘吉刺五探馬赤軍，亦即五投下的主要封邑所在。」² 此後，賈先生又專門撰文討論這一問題，並對前面的意見有所修正。他認為，塔布囊的「正確的寫法應是Tabun ong——『五王』」。最早稱塔布囊的人是蒙古滿官嗔部（Mongγoljin）首領徹兀台人火篩（Qōšai）。明弘治十三年（1500），火篩部進入河套。河套舊有五投下遺民。火篩將五投下首領——五王的名號順勢借用。火篩本人是「黃金家族」的駙馬爺，塔布囊遂逐漸失去了原來「五王」的含義，取代「古列幹」（Güregen）的地位，成為「駙馬」的代用語。明代末葉譯稱「倘不浪」（即清譯塔布囊）的首領很多，無論東西蒙古皆如此。清代在蒙古建旗設盟，喀喇沁三旗、土默特左旗的貴族稱塔布囊，是清朝的硬性規定。³ 無論塔布囊的稱號是借自河套的五投下遺民，還是借自原五投下的封地——舊卓索圖盟，也無論借用此稱號者是火篩，還是朵顏衛諸首領，塔布囊本義為五王，源自五投下的意見已被史學界普遍接受。本文試圖通過對塔布囊的本義與歷史事實的考察，對此詞的來源提出新的看法。

我同意賈先生的意見，認為塔布囊的正確寫法應是Tabun ong。Tabu是蒙古語基數詞「五」，ong是漢語「王」在蒙古語中的音譯，-n是連結二字的輔音，合起來即「五王」。在漢語中，「五王」可以表示複數「五位王」之意，也可以表示單數「第五王」之意。在蒙古語中，如果表示複數的「五位王」，應做「tabun ong-γud」，-γud是名詞複數後綴；如果表示單數的「第五王」，應做「tabduyar ong」，tabduyar是蒙古語序數詞「第五」。「tabu-n ong」

¹ 朵顏之名源於朵顏山，在今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扎賚特旗境內，今稱「博格達山」。1312年元朝設「朵因溫都兒兀良哈千戶所」。明廷因之設朵顏衛。朵顏衛的首領是蒙古兀良哈人。這部分蒙古人在漢文古籍中被稱為朵顏部。參閱烏蘭，《〈蒙古源流〉研究》（沈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0），頁214-216。

² 朱風、賈敬顏譯，《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頁71註4。

³ 賈敬顏，《五投下的遺民（兼論“塔布囊”一詞）》，《民族研究》2（1985），頁29-36。

的寫法與蒙古語語法不合，說明此詞是從漢語「五王」翻譯而來。⁴ 賈先生以五王對應五投下，是將此詞理解為複數之意，但是以「王」對「投下」似有不合。元代蒙古語的köbegün「兒子」一詞，常被用來稱呼成吉思汗家族的男性成員，故在元代也被譯作「王」字。《事林廣記》所收《蒙古譯語》，「大王」對應蒙古語「口」(kö'üt)可為證。⁵ 「五王」之稱或許源於蒙古語的「五子」，或「第五子」。

蒙元史上為人熟知的成吉思汗「第五子」是畏兀兒國主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Barčuq Art Tegin Idi-qut)。《元朝秘史》第238節記載：1206年，成吉思汗為酬答亦都護自動投靠之功，將女兒阿勒阿勒禿(El-Altun，也立安敦)嫁給亦都護，並讓他序於自己嫡生四子之末，為第五子。⁶ 塔布囊在明代譯語中譯為「官家女婿」，義為駙馬。從塔布囊為「五子」之義和它在明代的用法看，均與亦都護的身份吻合。但是畏兀兒與朵顏在地理與族屬方面並無關係。這個問題還可以從其他角度再做詳考。

我們找到另一個被稱為成吉思汗第五子的人，他是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戶長察罕(Čaqan)。《史集》記載，「豁勒(中軍)為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戶(hazāreh-i häss)』，共一千人，由他的四大斡耳朵的全部侍臣與隸屬於那些斡耳朵的人們組成。當時曾作如下規定：御前千戶儘管是最主要的一個千戶，但[人數]不得超過千人。成吉思汗的這個千戶的異密是一個唐兀惕部人，名叫察罕。成吉思汗在他十一歲時，將他收為義子，加以撫育，並把他稱做五兒。成吉思汗從這個千戶中取得車馬(ülāgh，兀刺)、糧食(šūsün，首思)、繩索等物，[凡應繳給]成吉思汗的東西他就毫不偏袒地[向這個千戶]*索取。」⁷ 文中所言御前千戶是「最主要的一個千戶」，在波斯語中寫作hezāreh ye bozorg，⁸ 即「大千戶」，或許此句應譯為「御前千戶儘管是大千戶」，

⁴ 蒙古語中也有「塔布囊」的複數型態，如烏雲畢力格《喀喇沁萬戶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中，所收多件蒙文文書就有這樣的型態，譯言「諸塔布囊」。但這些複數形式均表示多名塔布囊之意，與稱號本身的寫法無關。此條論述承蒙《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所邀匿名審查人提示，謹致謝意。

⁵ 陳元觀，《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庚集卷下〈蒙古譯語·君官門〉，頁188。此條材料承蒙《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所邀匿名審查人提供，謹致謝意。

⁶ 另請參閱王國維，《聖武親征錄校注》，收編於王國維《蒙古史料四種》(台北：正中書局，1962)，頁75b-76a；余大鈞、周建奇譯，《史集》第1卷第2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226。兩書均將此事記在1211年，與《元朝秘史》異。

⁷ 《史集》第1卷第2分冊，頁363。

⁸ 《史集》伊斯坦布爾抄本，頁259。

所言「大」，並不是因為此千戶人數多於其他千戶，而是因為它與成吉思汗關係密切，是「御前千戶」。「大千戶」是尊稱或敬稱。

《元史》中有兩條關於蒙古大千戶部的記載：卷 28〈英宗紀二〉提到，至治三年（1323）「蒙古大千戶部，比歲風雪斃畜牧，賑鈔二百萬貫。」卷 29〈泰定帝紀一〉：泰定帝元年（1324）「大寧蒙古大千戶部風雪斃畜牧，賑米十五萬石。」⁹ 《元史》中的蒙古大千戶部或許就是《史集》中成吉思汗的「御前千戶」。從後一條記載我們知道，大千戶的駐地是在大寧路（路治在今內蒙古寧城西）。入明以後，原居朵顏山的兀良哈人南遷，「自古北口至山海關為朵顏」，¹⁰ 佔據了原大千戶部的駐地。據明人記載，朵顏衛內部有「大一千夷」（野克民案 *yeke ming'an*，大千戶）和「小一千夷」（五出肯民案 *üčüken ming'an*，小千戶）。¹¹ 也許朵顏兀良哈人在南遷過程中，吸收了原元代蒙古大千戶部的人眾，故「大一千夷」（大千戶）的名稱進入了朵顏人中。由大千戶長察罕「五王」的頭銜轉變而來的「塔布囊」稱號，也被朵顏首領採用了。塔布囊在明代獲得「駙馬」這一新的詞義大概是由於朵顏首領長期與哈喇慎部（*Qaračın*，成吉思汗後裔達延汗之孫伯思哈勒的部落）聯姻的關係。¹²

賈先生提到，最早稱塔布囊的人是明代蒙古滿官嗔部首領火篩。他是徹兀台（*Če'utei*）人。徹兀台是蒙元時期的一個古老部落。《元史》卷 132〈麥里傳〉言：

麥里，徹兀台氏。祖雪里堅那顏，從太祖與王罕戰，同飲班真河水，以功授千戶，領徹里台部，征討諸國，卒於河西。父麥吉襲職，從太宗定中原，以疾卒。麥里襲職，……世祖即位，諸王霍忽叛，掠河西諸城。麥里以為帝初即位，而王為首亂，此不可長，與其弟桑忽答兒率所部擊之，一月八戰，奪其所掠扎刺亦兒、脫脫憐諸部民以還。已而桑忽答兒為霍忽所殺，帝聞而憐之，遣使者以銀鈔羊馬迎致麥里，賜號曰答刺罕，尋卒。子秃忽魯。

⁹ 宋濂等，《元史》卷 28（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630。《元史》卷 29（北京：中華書局，1976 年），頁 639。

¹⁰ 楊守謙，《大寧考》。薄音湖、王雄編輯點校，《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 2 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

¹¹ 特木勒，〈朵顏衛研究——以十六世紀為中心〉（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1）第二節中有關論述。

¹² 參閱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頁 464-465。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 332-333。

從清末蒙元史學者屠寄（1856-1921）起，多位學者均將〈麥里傳〉中的「雪里堅」比定為《元朝秘史》中記載的成吉思汗 95 個千戶長之一「失魯孩」（Šiluqai），將失魯孩所屬照烈部比定為徹兀台部。¹³ 從〈麥里傳〉所記雪里堅家族的事蹟看，它似乎一直活動在河西地區。「徹兀台」的部名也不見於《蒙古源流》之外的其他 17 世紀蒙文史書和明代漢籍。¹⁴ 再聯想到察罕是唐兀人，火篩又有「塔布囊」的稱號，我頗懷疑徹兀是西夏部族名。不過，查閱有關西夏姓氏方面的資料與研究，我並未發現「徹兀」這一姓氏。¹⁵ 〈麥里傳〉中提到的該家族名字，有雪里堅、麥吉、麥里、桑忽答兒和禿忽魯等。「雪里堅」、「麥吉」和「桑忽答兒」三名僅見於此。與「麥里」相近的名字有曷思麥里，他是西域谷則斡兒朵人。¹⁶ 「麥里」可能是元代史料中比較常見的「滅里」（melik）一名，為中亞地位低於算端的地方諸侯或州郡軍政長官的稱號。「禿忽魯」是元代常見的名字，以此為名者有哈密理、康里、蒙古人等。¹⁷ 徹兀台氏是否確為西夏部族，目前只能存疑俟考了。

綜上所述，我認為明清蒙古史中的「塔布囊」（Tabun ong）一詞，是譯自漢語的「五王」。「五王」的稱呼又源自蒙古語的「第五子」，意指成吉思汗的第五子西夏人察罕。他是成吉思汗御前千戶（又被稱為「大千戶」）的千戶長。入明以後，朵顏兀良哈人佔據了原大千戶的居地，採用了「五王」（「塔布囊」）和「大千戶」（「大一千夷」）這樣的名號。明代最早稱「塔布囊」的蒙古滿官嗔部首領火篩，他所屬的徹兀台部，有可能源自西夏。

¹³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蒙古秘史》校勘本〉第 202 節（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 548。屠寄，〈《蒙古兒史記》卷 40〉（北京：中國書店，1984），頁 4b。札奇斯欽，〈《蒙古秘史》新譯並註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9），頁 297。

¹⁴ 烏蘭，〈《蒙古源流》研究〉，頁 345，註 79「徹兀」。

¹⁵ 參閱張澍，〈西夏姓氏錄〉，收於羅振玉《雪堂叢刻》第 1 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0），頁 163-226；湯開建，〈《西夏姓氏錄》訂誤〉，《蘭州大學學報》1982 年第 4 期，頁 64-73。孟列夫、錢伯城，〈俄藏敦煌文獻〉第 10 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58-59，〈蒙學字書·番姓名第二〉。另有李範文〈西夏姓氏新錄〉，《寧夏文史》7（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此文未見。

¹⁶ 《元史》卷 120〈曷思麥里傳〉，頁 2969。

¹⁷ 參閱羅伊果、樓占梅編，〈《元朝人名錄》第 2 冊〉（台北：南天書局，1988），頁 1923「禿忽魯」。

引用書目

王國維

1962 《蒙古史料四種》。台北：正中書局。

札奇斯欽

1979 《〈蒙古秘史〉新譯並注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朱風、賈敬顏

1985 《漢譯蒙古黃金史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余大鈞、周建奇譯

1983 《史集》第1卷第2分冊。北京：商務印書館。

宋濂等

1976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

和田清著、潘世憲譯

1984 《明代蒙古史論集》。北京：商務印書館。

孟列夫、錢伯城

1998 《俄藏敦煌文獻》第1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元靚

1999 《事林廣記》。北京：中華書局。

羅伊果、樓占梅

1988 《元朝人名錄》第2冊。台北：南天書局。

烏蘭

2000 《〈蒙古源流〉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

特木勒

2001 〈朵顏衛研究——以十六世紀為中心〉。南京大學博士論文。

屠寄

1984 《蒙兀兒史記》。北京：中國書店。

湯開建

1982 《〈西夏姓氏錄〉訂誤》。《蘭州大學學報》4：64-73。

賈敬顏

1985 〈五投下的遺民（兼論“塔布囊”一詞）〉，《民族研究》2：29-36。

薄音湖、王雄

2000 《明代蒙古漢籍史料彙編》第2輯。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

額爾登泰、烏雲達賚

1980 《〈蒙古秘史〉校勘本》。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羅振玉

2000 《雪堂叢刻》第1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Rashid Al-Din

《史集》伊斯坦布爾抄本。

Review on the Mongolian Title “Tabun-ong” (塔布囊) in Ming and Qing Times

Qi Zhao

Abstract

The title “Tabun-ong” (塔布囊) adopted by the heads of the Mongolian Duoyan (朵顏) tribes in Ming and Qing is usually thought to be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ord “Wu wang”(五王, the “five kings”), a word related with the “Wu tou-xia” (五投下, the “five appanage-holders”) of the Yuan Dynasty. Bu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Wu wang”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the “five kings”. It refers to the “fifth son” of Chinggis Khan, namely, a T’angut named Chagan (察罕) who was first adopted by Chinggis Khan and later became the commander of the “Great Chiliarchy” (Yeke Ming’an).

Keywords: Mongolian history, Tabun-ong 塔布囊, Wu-wang 五王, Wu tou-xia 五投下, Duoyan (朵顏) tribes